



元文類卷之四十三

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

一元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先維著

四經序錄

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

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

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

元刻故今以下另  
行起誤

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  
親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  
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  
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  
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  
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  
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

讀  
元刻亦誤  
尚不誤

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  
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  
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  
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  
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願讀增多伏  
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  
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  
授梅願讀願遂奉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  
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

元刻亦誤  
尚不誤

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頤蹟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貢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

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敷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頤蹟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析伏氏書

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  
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  
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  
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據吳若李以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  
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  
既與梅蹟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  
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蹟所增  
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彙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  
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

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  
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  
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

西泠本作聲

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  
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  
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儒而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  
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  
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  
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

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  
 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  
 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  
 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  
 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徵何  
 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  
 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  
 為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  
 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  
 非徵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存  
已刻作其誤  
 西湖本佳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  
 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  
 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  
 樂之歌風曰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  
 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  
 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  
 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  
 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

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旣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實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

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徵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



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  
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  
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  
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與代  
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  
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  
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  
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

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  
繫故不能悉具滋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  
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  
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  
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  
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  
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  
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  
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

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  
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  
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  
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  
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  
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  
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  
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徵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  
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  
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  
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  
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儀禮周官小戴記大戴記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  
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  
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  
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

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內刻如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激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十篇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

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涯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大內刻史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

脫三十四字依兩元刻補

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  
 脫彙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  
 執彙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  
 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  
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  
 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  
 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  
 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  
 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  
 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

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  
 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  
 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  
 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  
 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  
 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  
 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  
 為傳正經之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  
 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

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激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激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下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載戴記其三取之大載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

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激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

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

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激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

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  
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  
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  
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  
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  
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  
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  
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  
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旣不

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  
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  
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  
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  
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  
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  
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  
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  
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



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外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駟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其四新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激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

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錄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

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稅志軍甲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爲詳內錄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爲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固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叙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於侯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紂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侮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股力日感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

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已而出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二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讓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劊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叙

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叙

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檇杻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比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彌其祖蒯瞶爭入曼姑圍戚至

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爲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旣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

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  
 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  
 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  
 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弊邑為道鄭  
 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  
 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  
 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

叙  
 亦誤  
 當作  
 林  
 之  
 刻

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  
 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  
 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  
 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  
 以謂叙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  
 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為  
 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為後封於諸姬為近然當春秋之  
 初鄭為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

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  
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  
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  
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  
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  
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  
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  
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  
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  
故叙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至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  
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  
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  
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  
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  
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鄆昭四年書取  
鄆是則鄆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



元文類 卷四十三 何德堂  
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王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殺之帥出罪已之

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康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爲伯滕自侯降爲子杞自公降爲侯又降爲伯又降爲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

元文類 卷四十三  
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  
書薛人其日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又不然夫春秋  
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  
而諸侯有序蔡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  
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  
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  
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  
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  
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

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  
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  
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  
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  
所以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旣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  
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  
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  
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  
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  
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  
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踐之也此說非也賤之  
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  
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  
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卽其所書而知之也

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  
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  
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  
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  
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  
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  
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  
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我書莒每

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鄭皆強國事也  
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每夷  
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爲子克  
字或以爲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  
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爲名者非無據也  
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  
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旣  
納其邑又分其田旣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

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  
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爲邦域之中七百  
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邾  
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子  
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  
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於降周  
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  
晉當先齊以齊爲霸者之倡特列居侯爵之首荆吳

元文類 卷四十三  
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  
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許國春秋統紀第十  
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某  
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  
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常丘蔡遷  
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  
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叙宿國春秋  
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  
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  
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竝列無  
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  
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於夷夏盛  
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以爲後世鑒也  
故其書法如此故叙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經  
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

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齊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紀第二

元文類卷之四十三 終

元文類卷之四十四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

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大抵柔弱則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也

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恒困井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咎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

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

累矣

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

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旣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

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太矣哉時之義乎不中則凶矣然其凶以中則吉矣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



西漢本得中中  
者亨後中中  
者亨

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  
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  
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  
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  
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  
哉時之義乎一本寃而言之以下文少不  
同故重錄如上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  
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  
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  
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  
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  
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  
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自有  
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  
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  
才適用之臣也兩元刻然兌務於上上一陰巽務於下下

元文類  
卷四  
四  
日  
備德堂

陰爲 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  
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  
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  
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  
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  
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  
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

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  
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  
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  
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旣不同  
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  
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  
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  
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

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願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

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

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大率處則乘

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

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

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

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

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

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

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

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

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

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

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

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  
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  
於柔邪震動而無恒與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  
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  
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  
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  
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  
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  
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  
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  
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  
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  
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  
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  
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  
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

元文類 卷四十四  
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  
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  
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  
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  
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  
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  
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  
故不難於趨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

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  
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  
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  
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  
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  
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  
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悞鮮有不及唯噬嗑

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  
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  
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  
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  
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  
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  
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  
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

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  
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  
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坎六  
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  
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

亦無凶悔之辭

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  
且能周還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

處多懼而

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

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  
 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  
 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  
 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  
 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  
 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  
 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

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  
 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  
 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  
 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  
 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  
 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  
 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

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  
 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  
 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佗卦止以得中為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為動之主而六五以  
 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  
 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  
 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  
 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  
 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  
 咎應則尤為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  
 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  
 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  
 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  
 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  
 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  
 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  
 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  
 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  
 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  
 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為  
 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內之應否雖

西湖本漫漶

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  
 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  
 可保之道蠱無妄頤時甚足貴也隨離時過適則  
 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畜義之善或不  
 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剝大勢之惡或不可解  
 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有始不  
 得志而終無咎者海吝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

者萃則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其常而動

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

升

悔吝依翠

告之豫大壯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

益震節需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蹇係

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

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

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

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吳棫澂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各一以二公封

邑之殊而各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鄩周

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灃水西以朝諸侯謂之

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鄩於今為河南又營灃水東

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

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

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鄩及犬戎入寇

武王弑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戎

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

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

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

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  
 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  
 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  
 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  
 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  
 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  
 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  
 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以同謚  
 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

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  
 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  
 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  
 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  
 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  
 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其後西周

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  
 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  
 周公於黽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

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五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三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

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

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邠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改月數議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

之四月維夏六月但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  
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  
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  
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  
後世史書正月卽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  
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  
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  
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  
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

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  
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二年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  
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  
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  
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  
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卽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  
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

之於史冊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  
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  
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  
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王改者遇  
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王不改者遇改月之義議則諱  
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  
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  
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  
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

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

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

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以寅月爲正

歲則子月爲權宜得矣

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

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

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爲正却未

嘗改時月肅宗以子月爲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

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

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

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

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

西湖本亦誤嗣翠岩  
本不誤依改

用上脫晉字  
刻亦脫

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sup>有</sup>常儀何待正月  
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  
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  
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  
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  
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  
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  
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  
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

言廼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

天王賜一軍自立一

軍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

朝周納貢之不暇

獻公滅虞歸其職貢其七

亦何故毀冠裂冕更

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  
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元文類 卷四十四 俞德堂 十七 齊德堂



元文類卷之四十五

元文類卷之四十五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石實父校訂

雜著

○故物著詩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祿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

元文類 卷之四十五 一

部役時物也風宇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  
銅雀研皆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綴密與石無異先  
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  
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  
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  
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  
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于女兒  
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  
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

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

書買于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

之今雖散之其綴緝裝褶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

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

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

矣世之人玩于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

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

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

庸愚處之至于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

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于聖人之制今其款誠故在不日永用享則日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遊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噐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于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于宋史中亦

阿岩刻作何  
西湖本作阿

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  
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  
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  
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  
年卽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  
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  
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清泰  
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  
宗赴緩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

遼仍歲貢帛二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  
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  
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  
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  
宗北還仍以蕭幹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  
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  
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徧于  
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  
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

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爲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卽帝位固難降就

五千年之後包于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

西元刻下同

兼

倒斷無此法旣遼之世際宋不可燕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徐莊宗入汴復雒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于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爲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

元文類 卷四十五 五 何德堂  
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  
爲地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  
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立定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  
曾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  
遼方金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  
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  
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之爲是言厥有旨哉愚  
讀李屏山詠史時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  
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

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爲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  
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  
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  
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  
時移事改商榷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  
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  
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讎固可以兼金矣愚  
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  
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殺太后詔立河

東節度使旻之子贊尋廢爲湘陰公旻遂卽帝位于  
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旻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  
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  
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不  
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  
方稱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  
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  
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  
則爲正在金則爲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况蔡城之

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  
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  
履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  
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  
論遽稱尊大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  
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  
間大爲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早辭告和請叔爲伯  
進增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  
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

兵息民爲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  
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  
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圖圖今已敗  
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  
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  
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明矣  
于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  
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  
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

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爲承  
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爲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  
者又曰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  
北齊爲比愚曰以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  
爲正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  
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爲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  
任不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  
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  
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勅脩遼史後因南宋獻馘



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脩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  
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  
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  
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 二條

劉武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  
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  
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昭焉而相合異其類

汎

兩刻  
右集

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

本集  
作相誤

本集佛作拂

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  
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為酸水

本集作木味酸

味水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  
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

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  
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于善惡亦類也

通  
四刻  
本集

天生此一世入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而

本集辨作辨

無待于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

本集待誤持

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于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兩元刻

袁 楠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

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于律呂鞞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于枚生濫觴于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嶢岨胸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燭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診日天其世彼諄諄者

元文類 卷四十一  
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  
以受年巖居谷餘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洟瀾陋  
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  
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憐忍莫竟石立土踊字彗  
迂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脩身俟命道之大經先  
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  
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  
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

由動彰靜百神受祐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  
之職黍稷蕤蕤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  
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  
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淮水復絕鑄鼎  
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  
盈庭獻琛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  
助邊葺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  
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  
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

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于道彌損願滌耳以挾其蘊

駟 誤作駟 西湖本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敷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貉交軌月竈風丘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類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

西湖麗翠岩廳

脇外寇憐肌卒不可柱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麗者罷者惟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僻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劔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胎也大夫曰兵者不詳之器未効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謬謬乎是

鏃西刻作鏃

疑帝為是  
西湖本帝

翠岩本棘作時西  
湖本漫遠疑棘是

翠岩  
刻無光字西  
本有

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  
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  
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鞞鴈寄奔蒼于  
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  
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挾幽，漱芳深林，憇  
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  
虛牝荅之為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  
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  
放，託餘韻于宮商，然此其老老者耳。擲拾蒼雅，刮磨

詰盤微粲，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  
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  
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為帝詞，叶  
為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  
潛漏泉，掖民陽春，瑰逸為新，簡絜為真，列若戶居，別  
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  
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  
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溢，滔滔莫止，据里者夸  
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鑊鄒，蹇莫任兮奈何。

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擊于麟經

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汜罔敢配迺司馬

氏决榛鋤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

記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圯鄙儒畫揆削章刪凡燭火

竝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

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

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深益疲穢者闕者

襲者濫者泆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

若鼙鼓鍾若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紀略

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此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

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

厥今繫謀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

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骸遊鄧林而目昧般倕効吁

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

登祕丘覽群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

精囿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

駭兩元刻同疑當作駭

園翠若西湖本園

元文類 卷四十五 三 何德堂 精園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

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  
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

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

降于三王厥緒曰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

令緝熙太和宣昭群姓織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

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列拱列歲時易

遷而浸淫蘖芽弱者綴旒强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

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

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竝陳棄仁恩假鬼

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

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藹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

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

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

言未旣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間以辨之厥

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

毋激毋勦又入音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

西元刻遼字空缺

元文類 卷四十五 何德堂

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  
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紘紘鏗鏘莫明而聚訟  
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  
欲一繁紊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  
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駮雲字以  
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  
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聲牙爲今簡儷爲古謂  
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  
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瞢瞢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  
法吏謂齊晉無袞而日月具刺紛若蠹蝟眇若糠粃  
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  
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  
生于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  
遜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  
超兮激迴飈兮闐而寥兮縱雲翺兮愴兮儒先從我  
招兮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沓若不足突梯若避  
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



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五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眾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于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措火者迺啓榻輒寘屍空中空陘割為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

寘

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

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

事哭盡哀院告長屍處詰曰棄塚中責伍作二人索之

塚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

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

日得屍不得笞既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

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塚

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

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

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我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塚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于邑。亦以鞠訊。憐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

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哀少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其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丐者丐者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產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酣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

奚偷為明發入局中號于眾吾已得其工死狀速付  
 我錢眾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  
 與偷且俾眾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  
 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  
 輒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  
 送官歸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塚中死人何從  
 來伍作欵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所私者  
 襟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瘦  
 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  
 者寃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  
 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  
 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刃  
 伍作殺而上婦寃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  
 此又輾轉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廿九日校

元文類卷之四十六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  
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  
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  
以告顏子顧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

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說者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卽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

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焉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于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崑崙晝夜運行者爲僞迹廢而不議可不言歟古之言

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勛之實莫先於欽若曆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為粗籠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為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家以天為天以日月五星為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月行天

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為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于書夫書之有傳世為天下道可也其參考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竝行于世皆以為天左旋日

月五星右轉何若爲皆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于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于民者莫井田若也者比閭旋黨周州而爲郡自鄰里鄴鄙縣而爲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

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各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旣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于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

元文類 卷四十六 四 作德堂  
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  
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  
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  
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于當今可行也苟志于行亦  
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者歟  
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  
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者  
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于今歟試因識  
時務者議之古者胄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  
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  
精忠于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  
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  
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臯之外何以有十六  
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  
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



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  
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  
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  
隘而爲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  
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  
不古御史爲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  
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  
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  
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

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  
非取譽于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于元和與  
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  
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逵效順者孰勝願聞所  
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  
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于外何所始祕書閣藏于  
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官楊雄班固傅毅  
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

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  
 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使何所殊大小史與  
 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  
 居丞相上與史館于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  
 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  
 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  
 郤太宗觀史與郤文宗者孰賢郤張說託言與郤李  
 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禫人巡省  
 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

秩重權專異乎刺史楊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

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孰

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城

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願聞

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于司馬孰為將漢唐

大將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勦光弼之

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寵拜而椒房

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

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  
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強晉而學春秋者何以  
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  
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  
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  
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  
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  
俟進上之過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  
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境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

者何以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  
賞玉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  
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問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  
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  
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  
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計黌舍千  
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  
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歌之

元文類 卷四十一  
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于太  
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採朱  
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  
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乎嗾張顯之誣何以乎願  
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  
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  
引強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  
之入粟補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  
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

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  
賢否雜進與曳白之譏孰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  
賂與市瓜之譏孰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  
元八愷誰之苗裔鄧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以  
異多慙之夫三篋之才與元成之守節孰優細柳之  
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  
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爲郎  
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允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

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爲而不戾于古曷爲可行于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于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于田里

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德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于水旱細民或致于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于事情毋乖戾于典則明以對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  
曰郊曰廟按周禮于冬至之日郊於後周園丘而春秋所書  
魯事或郊于春正月或郊于四月五月甚者于九月  
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象曰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  
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  
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  
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爲不並言豈亦有先  
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

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  
爲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  
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  
預焉陟降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  
王后齋宿當于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  
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  
者謂旣薦則簡略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  
世者乎文王何爲豈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  
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

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于茲數者必燦然于胸中矣願爲我縷陳其說

廷試策問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于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于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于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

河元刻誤可

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于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 桷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于魯公隱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于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記體，制稍為近古，于是袁宏、孫盛之徒，竝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



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  
 之不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  
 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于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  
 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平梅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  
 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  
 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  
 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為本武王勝殷首訪于

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洛公劉書之無逸立政

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脩以成繼志述事之業

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

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

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于經傳悉遵而行

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

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于庶位者猶

若未備及治道之子大夫其以

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于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

據西元刻改

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

之治○會試策問○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

道也吾夫子脩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

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

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

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

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

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言易自王

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可乎邵

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皆

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

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

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

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

之傳與經竝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

求諸經君子躋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古 何德堂

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氏果無餘通兩元刻蘊乎胡氏之

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

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

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

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乎

會試策問

虞文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  
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  
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

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

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郊土

多燥剛不官于漢漢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

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脩庶

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

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

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

湛漬嚙食茲欲講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

患悉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

幣元刻誤辨

北高兀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决引之法河在江  
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  
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  
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建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寓  
職方所載振古未有于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  
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  
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

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  
夙夜祗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  
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  
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  
道乎尊賢莫先于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  
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  
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克  
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  
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  
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尚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于易堯舜禹湯文武之  
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  
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  
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  
治之具豈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

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  
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  
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  
備矣何以有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  
待于箕子然則群聖之奧有待于後世者猶無窮乎  
子大夫習之于師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  
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  
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  
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  
 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  
 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  
 官者曰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

元文類卷之四十七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  
 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  
 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  
 官者曰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

元文類卷四十一  
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  
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于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  
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于今乎課績  
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  
州郡牧守限于品秩闕員者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  
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于今乎諸君子褒爲舉首各  
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  
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  
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  
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僂乎乎三代善政所以紹五  
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茲  
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  
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正直  
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

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乎然必審  
 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弊者果何在乎今  
 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為定乎必擇  
 三者之盛而棄其弊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子  
 大夫積學明經其于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  
 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木魯紳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  
 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

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于上萬方  
 治象以之昭明業脩于下萬世邦本于是鞏固生民  
 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  
 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  
 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者國有大議廟堂  
 諏詢宸宁斷制必采而用之其于事天享帝之為敬  
 君臣父子夫婦之為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為教果盡  
 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替警宗制氏  
 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



聖元刻作慈此

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  
 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于天  
 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  
 弼教教宗于禮鉄鉞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  
 足以戢其亂乎民于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  
 造之藪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  
 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  
 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實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間于圻甸占籍可

考而遊惰萃于都城况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  
 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  
 廩之儲其何方以政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  
 未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私相欺折閱  
 者上下莫愬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  
 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  
 濟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于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儼

惡其俗化隆汚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于貞觀唐史作于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採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函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

此所錄鄉試策問及凌會試策問七亦見圭齋集圭齋集僅有附錄之遺

可稽也國家隆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旣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旣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旣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梁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

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  
才諳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  
何事歟願悉以對

入籍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  
于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執  
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  
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歛  
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必至

于病鈔法輕不至于費國資歛可以益于公散可以  
便于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盡坑冶之利而  
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  
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墮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  
不冗于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于立禁肉好之諸精  
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  
而無告許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  
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

憲

卷四十七

六

六

倫德堂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之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大耳詩

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  
 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賁然來思念  
 不到此茲益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  
 駟之無稱德大會駟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之雖  
 病顙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  
 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  
 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鞞鞞有杜工部之損傷感  
 佩良深染濡奚罄無期今陳我內數六曾益古六官  
 謝解啓豈以隱藉蕪韓王安不重閭之復

冠  
元刻誤冠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  
 各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  
 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  
 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卭詞客自茲以往  
 作者寢多摘章繪句者徃徃有之操紙染翰者潘潘  
 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  
 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  
 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  
 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

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  
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賁然來思念  
不到此茲益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  
駟之無稱德大會駟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之雖  
病顛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  
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  
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鞞鞞有杜工部之損傷感  
佩良深染濡奚罄謝解啓 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  
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

糟

此序與兩元刻異

卷四十一 謝解啓

至英華

公以往

且滑滑

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  
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  
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  
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

冠元刻誤冠

百兩  
字之誤

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舉科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典刑百變金遼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嚴以粘皮骨爲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

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厄于秦灰贅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于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爲主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于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

西元刻與此異

此數葉西湖本雖  
不刊旺補板其字

近皆似補刊

起褒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衿未品白屋蕪才天杓  
鮮而不根氣歲捷而易相文漸才愧八文僅知青字以作文未見  
仰企媿未濯翼以凌梯絳漢難憑徒自尋章而摘句  
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官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  
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班鼯鼠之窮  
顧將柰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葑之下  
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修重鞭鄙鈍進而  
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顧銘心  
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西湖本作彊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  
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  
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  
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  
四方定龜鼎于億載况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  
本非逸樂而為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  
明俊德以親九族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  
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



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  
逮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脩壯未央而襲秦  
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  
之心卽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涓穀且爰舉  
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  
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匪包不  
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太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  
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  
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吾  
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  
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于長

秋天位普臨于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金枝  
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  
藩維之守國無橈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  
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 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  
肇建必宗廟以為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于藝祖之  
室周成洛邑烝祭于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  
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于梁

盛衣服純素而鮮華于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

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

宮百堵皆興千楹竝列堅杪文梓半出于江南巨柏

長松并來于山北共勸樂趨之役咸成不雨之刻百日之功因

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澣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

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滿背香犀藥

草似長堤

元文類 卷四十一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  
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未  
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  
疆西利生何太強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初  
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于齋除  
產靈芝于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  
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 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居  
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敞儲闈而貳宸極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脩曠  
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  
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  
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日

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  
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  
之所則何以明等威于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顧儻  
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榘桺豫章之材罄般輪  
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桷華椽拱星辰于  
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于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  
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動廣寒宮

拋梁東太

掖

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浮

拋梁西京觀巍峩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威  
信徹羗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鈇槩小才蕭統輩癡兒官  
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  
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承  
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瀛

元文類 卷四十七 仰德堂  
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傅若  
二疎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歡權兩宮監國  
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閣 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之  
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  
相賀欽惟聖明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  
攬群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

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  
惟政事之有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涓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  
瞻鰲冠之峰聽雞有便于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  
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  
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  
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

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

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驥附龍鱗沙遙鵲

鴿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

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八

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  
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  
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乏聖賢之出孰與綱維  
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學契  
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親傳之  
明道而復授以伊川况康節之同時有橫渠之行輩  
文正挺生于涑水南軒迭起于漢川在呂太史豈曰

小知至朱晦庵始為大備歷子千載實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奠篤信好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廛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鄆郿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談易撤臯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伊

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是

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工

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

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之

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盼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興  
予以為中嚴外辨辨西元刻之需予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  
其澤不日告成共惟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  
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莅  
四時之祭龍袞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  
之規斯明主制齋心之地度閔宮之密邇掄良梓以  
經營繩直準平志西元刻騁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炯清廟之

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  
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于此中適穀旦之較涓致柏  
梁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群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察太平天

子宿齋宮

拋梁西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幾思

慮一時齊

拋梁南祠祭顏哀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遷

秩聖恩覃



拋梁北大蒸歲祭駢牛一聖君方寸儘神通先正千  
秋常配食祭禮祭輒迴盞登朝固欲無厭舉獻宜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只  
爲多儀享于好普輝與主即發官邸常不雜萬幾思  
拋梁下天子孝思天下化鬱金秬黍與菁茅錫貢紛  
紛走諸夏禮禮中煇煇發來官邸祭太平天  
伏願上梁之後宗祐鼎安本枝益茂黼珽謹彌文于  
燕翼縉紳執彝噐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明禋  
于文祖三年禘四年禘載隆純嘏于神孫泰山四維

天子萬壽

元文類卷之四十七

元文類卷之四十八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 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  
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  
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  
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

以歸朝宋王焘已于某日月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蒸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廕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刺哈孫荅刺罕敢昭告于太祖聖武皇帝于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祖

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元刻由作曲恐誤  
曲湖本由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昭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

琮玄璧為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所自尚祈  
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  
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于神祇下以系隆于

後嗣爰脩報典思媚大姜俾熾而昌長膺戩穀 右第  
三室

猗維瑞望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

啓祐皇圖穀且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 於 萬斯年

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告 兩元刻同疑古

維至大二年蒼龍巳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

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

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

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

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

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于創業之

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

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

相臣某裡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勅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 因

菜當作菜元刻亦誤依本集改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警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側此心劉元刻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于古遺言于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 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豈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于人非神之所得而

本集得下有西字

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祐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于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各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脩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思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本集去鬼字當刪  
本集作不之恤誤倒

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各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脩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思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  
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  
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德後欽誦遺編近  
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望心庶竭駑頑進  
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頽已甚雖  
由病廢實亦情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  
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立餘  
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  
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或異有成不悖于道茲  
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靳啓迪實  
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  
禮用伸虔告

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  
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  
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

祭文二字西湖本  
在祭國信使王  
宣撫文上一行

亦克受職我土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楊靈  
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旣止旣安民遂有生  
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虞集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  
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  
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

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于此乎人主察其  
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  
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  
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于一言載信書于萬世而  
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  
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旣下楚茅不來殺  
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  
車擁路歡動牛斗歎其來暮應對欵曲不武不怒殷  
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



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  
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蚊鱷之淵而  
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  
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  
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顧其行公  
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  
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  
棘圍堵牆太山旣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耀南荒

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  
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蕭  
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于  
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  
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携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  
敗輒生子奪公之清衷遐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  
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于九原比余所以撫地  
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  
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  
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  
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  
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  
學葆真復叅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  
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  
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  
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

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  
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  
從王師柔服哀牢公于是時蜀之韋臯堂上出奇鄂  
江飛渡公于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旣尊山人自晦公  
于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竝雄公于是時周  
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  
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  
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  
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

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

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月元刻誤日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于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

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淺之可  
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効改兩元刻公之歸老猶振顏  
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  
簣了然不亂平生之守于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  
之况于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  
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  
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

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  
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  
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  
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孚  
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四訏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  
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巖然  
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  
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  
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

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  
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于公  
沒也又望于公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于公者無窮  
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  
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  
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  
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

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  
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  
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  
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  
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于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  
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焚焚歷歲  
時之旣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  
周子畫無極之太原爲萬物之根底扶泰山已摧之  
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

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  
我文正公實有得于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  
是證旣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  
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  
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  
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  
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  
于無倫其近也不離于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  
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  
而奚馨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  
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曆象  
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壘壘氣不少衰爲  
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  
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  
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  
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  
位旣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

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  
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馨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  
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  
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榘楠豫章下蔽牛馬上  
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芥以斯之不得締構乎  
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  
大輅和鸞鏘鏘困于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

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草北門制禮奉  
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  
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于匠石驥之不遇于孫陽  
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耆英  
已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  
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  
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

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識局于  
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躋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  
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于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  
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  
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憫  
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爲超劃爾歸  
盡嘖嘖稱遠身有遺用永蓄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  
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睽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  
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  
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旣亡文獻淪隤遺老或憇  
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腴  
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  
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  
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  
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  
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



最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  
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子與爾終訂無忘  
庶其在予子言猶在耳俄以計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  
儒林木萎壁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  
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于生之日哀公于死之後者人情也  
哀公于死之日昧公于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

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  
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為安萬民  
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  
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疴反復而竟不  
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  
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  
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  
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祥  
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

辭者蓋非一己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 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美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其道彌親壽而與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器溫其于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

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于理而始精于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于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俚雜尸坐瞠目漸入于無聞之傳子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

凡我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  
在問學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  
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  
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聞以章挈太古兮儼九  
皇播挈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  
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  
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丹儼夫人

今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  
進士第倅固安州椽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  
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  
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  
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僉  
浙西道廉訪司事遂聞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  
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卽日引退

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臥不起予跼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埜池靡不至焉時絕江登大別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如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末章子啗銘之子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霽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于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耶廼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真死矣蓋時方

兩元刻俱作因

塞兩元刻同作塞兩元刻同祈元刻誤作

推誤推兩元刻同

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  
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敢之予  
既為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慕尚迎柩歸艤舟  
餞別之地哭為之慟監縣公葬祁陽遠不能耐予欲  
蜀岡買地處之慕尚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  
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  
共贖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  
淮東憲長荅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贖于朝不報初  
文苑為困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塞祈烹五

十羊聚群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  
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  
直劉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  
強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為若老  
于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材可治邊事云內外  
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  
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  
其邪其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  
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

下之大夫才五十五人出官四方或懦于施或汚于賄  
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  
之於虛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  
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賡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  
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  
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尙忍  
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恕  
乎無情予不忍也慕尚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  
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

今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今後復幾年何林林之  
百萬今獨斬于賢器方適用今陶復不堅雲未雨而  
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贈繳之在天今惡有翼之  
高騫冥冥之中今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  
今君之來兮丹旄翩翩藥善匪良今道路迤邐妻子  
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  
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于後兮以  
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猶  
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膺下兮非蟻則鳶九

原有知今其然不然

諡議

何忠肅公諡議

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  
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  
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  
遇位以倖致者克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于天  
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于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

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  
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  
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  
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荅刺罕公之仁明正  
大寶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  
縫條理于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哉卒能成太  
平之盛非偶然也然于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  
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

元文類 卷四十八 三 何德生  
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日張膽論民命國體  
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  
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于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  
者也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  
奉儉約不異于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  
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  
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  
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儼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克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  
嘗求用于世亦未嘗不求用于世也有天下國家者  
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于應之以文  
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  
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  
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  
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  
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  
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



而後動動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于其間此其視  
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  
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  
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  
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于處已接物溫恭  
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  
謂之大儒先生斯無添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  
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諡議

燧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楊熙秉耀乘華協  
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  
精敷爲制述予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  
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  
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  
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  
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  
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公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諡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諡之曰文

蕭貞敏公諡議

對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與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羸裘賚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

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于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臥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于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人且其累徵而不起蹇

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諡法清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at, including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faint characters.



